鹖冠子

宋陆佃解

鹖冠子卷上

博选第一

王鈇非一世之器者，厚德隆俊也。道凡四稽：一曰天，二曰地，三曰人，四曰命。权人有五至：一曰伯己，二曰什己，三曰若己，四曰厮役，五曰徒隶。所谓天者，物理情者也，所谓地者，常弗去者也，所谓人者，恶死乐生者也，所谓命者，靡不在君者也。君也者，端神明者也，神明者，以人为本者也，人者，以贤圣为本者也，贤圣者，以博选为本者也，博选者，以五至为本者也。故北面而事之，则伯己者至，先趋而后息，先问而后默，则什己者至，人趋己趋，则若己者至，凭几据杖，指麾而使，则? 役者至，乐嗟苦咄，则徒隶之人至矣。故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亡主与徒处。故德万人者谓之隽，德千人者谓之豪，德百人者谓之英。德音者，所谓声也，未闻音出而响过其声者也。贵者有知，富者有财，贫者有身。信符不合，事举不成。不死不生，不断不成。计功而偿，权德而言，王鈇在此，孰能使营。

着希第二

道有稽，德有据。人主不闻要，故端与运尧，而无以见也。道与德馆，而无以命也，义不当格，而无以更也。若是置之，虽安非定也。端倚有位，名号弗去。故希人者无悖其情，希世者无缪其宾。文礼之野，与禽兽同则，言语之暴，与蛮夷同谓。夫君子者，易亲而难狎，畏祸而难却，嗜利而不为非，时动而不苟作。体虽安之，而弗敢处，然后礼生；心虽欲之，而弗敢信，然后义生。夫义节欲而治，礼反情而辨者也，故君子弗径情而行也。夫乱世者，以麤智为造意，以中险为道，以利为情，若不相与同恶，则不能相亲，相与同恶，则有相憎。说者言仁，则以为诬，发于义，则以为夸，平心而直告之，则有弗信。故贤者之于乱世也，绝豫而无由通，异类而无以告，苦乎哉。贤人之潜乱世也，上有随君，下无直辞，君有骄行，民多讳言。故人乖其诚，能士隐其实情，心虽不说，弗敢不誉。事业虽弗善，不敢不力，趋舍虽不合，不敢弗从。故观贤人之于乱世也，其慎勿以为定情也。

夜行第三

天文也，地理也，月刑也，日德也，四时检也，度数节也，阴阳气也。五行业也，五政道也，五音调也，五声故也，五味事也，赏罚约也。此皆有验，有所以然者，随而不见其后，迎而不见其首。成功遂事，莫知其状。图弗能载，名弗能举。强为之说曰：芴乎芒乎，中有象乎，芒乎芴乎，中有物乎，窅乎冥乎，中有精乎。致信究情，复反无貌，鬼见，不能为人业。故圣人贵夜行。

天则第四

圣王者，有听微决疑之道，能屏谗，权实，逆淫辞，绝流语，去无用，杜绝朋党之门，嫉妒之人，不得着明，非君子术数之士莫得当前。故邪弗能奸，祸不能中。彼天地之以无极者，以守度量，而不可滥，日不踰辰，月宿其●，当名服事，星守弗去，弦望晦朔，终始相巡，踰年累岁，用不缦缦，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。中参成位，四气为政，前张后极，左角右钺，九文循理，以省官众，小大毕举。先无怨雠之患，后无毁名败行之咎。故其威上际下交，其泽四被而不鬲。天之不违，以

不离一，天若离一，反还为物。不创不作，与天地合德，节玺相信，如月应日。此圣人之所以宜世也。知足以滑正，略足以恬祸，此危国之不可安，亡国之不可存也。故天道先贵覆者，地道先贵载者，人道先贵事者，酒保先贵食者。待物也，领气时也，生杀法也。循度以断，天之节也。● 地而守之，分民而部之。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冤者得理，劳者得息，圣人之所期也。夫裁衣而知择其工，裁国而知索其人，此固世之所公哉。同而后可以见天，异而后可以见人，变而后可以见时，化而后可以见道。临利而后可以见信，临财而后可以见仁，临难而后可以见勇，临事而后可以见术数之士。九皇之制，主不虚王，臣不虚贵阶级。尊卑名号，自君吏民，次者无国，历宠历录，副所以付授，与天人参相结连，钩考之具不备故也。下之所逜，上之可蔽，斯其离人情而失天节者也。缓则怠，急则困，见闲则以奇相御，人之情也。举以八极，信焉而弗信，天之则也。差缪之闲，言不可合，平不中律，月望而晨月毁于天，珠蛤蠃蚌虚于深渚，上下同离也。未令而知其为，未使而知其往，上不加务而民自尽，此化之期也。使而不往，禁而不止，上下乖谬者，其道不相得也。上统下抚者，远众之慝也，阴阳不接者，其理无从相及也，算不相当者，人不应上也。符节亡此，曷曾可合也，为而无害，成而不败，一人唱而万人和，如体之从心，此政之期也。盖毋锦杠悉动者，其要在一也。未见不得其● 而能除其疾也。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实者，法令放而无以枭之谓也。舍此而按之彼者，曷曾可得也。冥言易，而如言难。故父不能得之于子，而君弗能得之于臣。已见天之所以信于物矣，未见人之所信于物也。捐物任势者，天也，捐物任势，故莫能宰而不天。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。法章物而不自许者，天之道也。以为奉教陈忠之臣，未足恃也。故法者，曲制，官备，主用也。举善不以窅窅，拾过不以冥冥。决此，法之所贵也。若砻磨不用，赐物虽诎，有不效者矣。上下有闲，于是设防知蔽并起。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，重人掉权而弗能止，赏加无功而弗能夺，法废不奉而弗能立。罚行于非其人而弗能绝者，不与其民之故也。夫使百姓释己而以上为心者，教之所期也。八极之举，不能时赞，故可壅塞也。昔者有道之取政，非于耳目也。夫耳之主听，目之主明。一叶蔽目，不见太山，两豆塞耳，不闻雷霆。道开而否，未之闻也。见遗不掇，非人情也。信情修生，非其天诛，逆夫人僇，不胜任也。为成求得者，事之所期也。为之以民，道之要也。唯民知极，弗之代也。此圣王授业，所以守制也。彼教苦故民行薄，失之本故争于末。人有分于处，处有分于地，地有分于天，天有分于时，时有分于数，数有分于度，度有分于一。天居高而耳卑者，此之谓也。故圣王天时人之地之雅无牧能因无功多。尊君卑臣，非计亲也，任贤使能，非与处也。水火不相入，天之制也。明不能照者，道弗能得也，规不能包者，力弗能挈也。自知慧出，使玉化为环玦者，是政反为滑也。田不因地形，不能成谷，为化不因民，不能成俗。严疾过也，喜怒适也，四者已仞，非师术也。形啬而乱益者，势不相牧也。德与身存亡者，未可以取法也。昔宥世者，未有离天人而能善与国者也。先王之盛名，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。过生于上，罪死于下。浊世之所以为俗也，一人乎，一人乎，命之所极也。

环流第五

有一而有气，有气而有意，有意而有图，有图而有名，有名而有形，有形而有事，有事而有约。约决而时生，时立而物生。故气相加而为时，约相加而为期，期相加而为功，功相加而为得失，得失相加而为吉凶，万物相加而为胜败。莫不发于气，通于道，约于事，正于时，离于名，成于法者也。法之在此者谓之近，其出化彼谓之远。近而至故谓之神，远而反故谓之明。明者在此，其光照彼，其事形此，其功成彼。从此化彼者法也，生法者我也，成法者彼也。生法者，日在而不厌者也。生成在己，谓之圣人。惟圣人究道之情，唯道之法，公政以明。斗柄东指，天下皆春，斗柄南指，天下皆夏，斗柄西指，天下皆秋，斗柄北指，天下皆冬。斗柄运于上，事立于下，斗柄指一方，四塞俱成。此道之用法也。故日月不足以言明，四时不足以言功。一为之法，以成其业，故莫不道。一之法立，而万物皆来属。法贵如言，言者万物之宗也。是者，法之所与亲也，非者，法之所与离也。是与法亲故强，非与法离故亡，法不如言故乱其宗。故生法者命也，生于法者亦命也。命者自然者也。命之所立，贤不必得，不肖不必失。命者，挈己之文者也。故有一日之命，有一年之命，

有一时之命，有终身之命。终身之命，无时成者也，故命无所不在，无所不施，无所不及。时或后而得之命也，既有时有命，引其声合之名，其得时者成命日调，引其声合之名，其失时者精神俱亡命日乖。时命者，唯圣人而后能决之。夫先王之道备然，而世有困君，其失之谓者也。故所谓道者，无已者也，所谓德者，能得人者也。道德之法，万物取业。无形有分，名曰大孰。故东西南北之道踹然，其为分等也。阴阳不同气，然其为和同也；酸咸甘苦之味相反，然其为善均也；五色不同采，然其为好齐也；五声不同均，然其可喜一也。故物无非类者，动静无非气者，是故有人将，得一人气吉，有家将，得一家气吉，有国将，得一国气吉。其将凶者反此。故同之谓一，异之谓道。相胜之谓埶，吉凶之谓成败。贤者万举而一失，不肖者万举而一得，其冀善一也，然则其所以为者不可一也。知一之不可一也，故贵道。空之谓一，无不备之谓道，立之谓气，通之谓类。气之害人者谓之不适，味之害人者谓之毒。夫社不?　，则不成雾。气故相利相害也，类故相成相败也。积往生跂，工以为师，积毒成药，工以为医。美恶相饰，命曰复周，物极则反，命曰环流。

道端第六

天者，万物所以得立也，地者，万物所以得安也。故天定之，地处之，时发之，物受之，圣人象之。夫寒温之变，非一精之所化也，天下之事，非一人之所能独知也，海水广大，非独仰一川之流也。是以明主之治世也，急于求人，弗独为也，与天与地，建立四维，以辅国政，钩绳相布，衔橛相制，参偶具备，立位乃固，经气有常理，以天地动，逆天时不祥，有祟事，不仕贤，无功必败，出究其道，入穷其变，张军卫外，祸反在内，所备甚远，贼在所爱。是以先王置士也，举贤用能，无阿于世。仁人居左，忠臣居前，义臣居右，圣人居后。左法仁，则春生殖，前法忠，则夏功立，右法义，则秋成熟，后法圣，则冬闭藏。先王用之，高而不坠，安而不亡，此万物之本●　，天地之门户，道德之益也，此四大夫者，君之所取于外也。君者，天也。天不开门户，使下相害也，进贤受上赏，则下不相蔽，不待事人贤士显不蔽之功，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，乡曲慕义，化坐自端，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。本出一人，故谓之天，莫不受命，不可为名，故谓之神。至神之极，见之不忒，匈乖不惑，务正一国。一国之刑，具在于身。以身老世，正以错国，服义行仁，以一王业。夫仁者，君之操也，义者，君之行也，忠者，君之政也，信者，君之教也，圣人者，君之师傅也。君道知人，臣术知事。故临货分财使仁，犯患应难使勇，受言结辞使辩，虑事定计使智，理民处平使谦，宾奏赞见使礼，用民获众使贤，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，制天地御诸侯使圣。夫仁之功，善与不争，下不怨上，辩士之功，释怨解难，智士之功，事至而治，难至而应，忠臣之功，正言直行，矫拂王过，义臣之功，存亡继绝，救弱诛暴，信臣之功，正不易言，贞谦之功，废私立公，礼臣之功，尊君卑臣，贤士之功，敌国惮之，四境不侵，圣人之功，定制于冥冥，求至欲得，言听行从，近亲远附，明达四通，内有挟度，然后有以量人。富者观其所予，足以知仁，贵者观其所举，足以知忠，观其大●　，长不让少，贵不让贱，足以知礼达，观其所不行，足以知义，受官任治，观其去就，足以知智，迫之不惧，足以知勇，口利辞巧，足以知辩，使之不隐，足以知信，贫者观其所不取，足以知廉，贱者观其所不为，足以知贤，测深观天，足以知圣。第不失次，理不相舛，近塞远闭，备元变成，明事知分，度数独行，无道之君，任用么么，动即烦浊，有道之君，任用俊雄，动则明白，二者先定素立，白蓼明起，气荣相宰，上合其符，下稽其实。时君遇人有德，君子至门，不言而信，万民附亲，遇人暴骄，万民离流，上下相疑，复而如环，日夜相桡，谏者弗受，言者危身，无从闻过，故大臣伪而不忠。是以为人君亲其民如子者，弗召自来。故曰：有光卒于美名，不施而责，弗受而求亲，故曰：有殃卒于不祥。夫长者之事其君也，调而和之，士于纯厚，引而化之，天下好之，其道日从，故卒必昌。夫小人之事其君也，务蔽其明，塞其听，乘其威，以灼热人，天下恶之，其祟日凶，故卒必败，祸及族人。此君臣之变，治乱之分，兴坏之关梁，国家之阅也。逆顺利害，由此出生。凡可无学而能者，唯息与食也。故先王传道以相效属也，贤君循成法，后世久长，惰君不从，当世灭亡。

近迭第七

庞子问鹖冠子曰：「圣人之道何先？」鹖冠子曰：「先人。」庞子曰：「人道何先？」鹖冠子曰：「先兵。」庞子曰：「何以舍天而先人乎？」鹖冠子曰：「天高而难知，有福不可请，有祸不可避，法天则戾。地广大深厚，多利而鲜威，法地则辱。时举错代，更无一，法时则贰。三者不可以立化树俗，故圣人弗法。」庞子曰：「阴阳何若？」鹖冠子曰：「神灵威明与天合，勾萌动作与地俱，阴阳寒暑与时至。三者圣人存则治，亡则乱，是故先人富则骄，贵则嬴。兵者百岁不一用，然不可一日忘也，是故人道先兵。」庞子曰：「先兵柰何？」鹖冠子曰：「兵者礼义忠信也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兵义。」鹖冠子曰：「失道故敢以贱逆贵，不义故敢以小侵大。」庞子曰：「用之柰何？」鹖冠子曰：「行枉则禁，反正则舍，是故不杀降人，主道所高，莫贵约束，得地失信，圣王弗据，倍言负约，各将有故。」庞子曰：「弟子闻之曰：地大者国实，民众者兵强，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。今以所见合所不见，盖殆不然。今大国之兵，反诎而辞穷，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？」鹖冠子曰：「欲知来者察往，欲知古者察今。择人而用之者王，用人而择之者亡，逆节之所生，不肖侵贤命曰凌，百姓不敢言命曰胜。今者所问，子慎勿言。夫地大国富，民众兵强，曰足士有余力而不能以先得志于天下者，其君不贤而行骄溢也。不贤则不能无为而不可与致焉，骄则轻敌，轻敌则与所私谋其所不知为，使非其在力欲取胜于非其敌，不计终身之患，乐须臾之说。是故国君被过听之谤丑于天下，而谋臣负滥首之责于敌国。敌国乃责则却，却则说者羞其弱。万贱之直，不能挠一贵之曲。国被伸创，其发则战，战则是使元元之民往死，邪臣之失莿也。过生于上，罪死于下，雠既外结，诸侯畜其罪则，危覆社稷，世主慑惧寒心，孤立不伐。此人二国之难不解，君立不复悔曩邮过谋徙计易滥首不足盖以累重灭门残疾族。公谢天下以让敌国，不然则战道不绝国，创不息。大乎哉，夫弗知之害，悲乎哉，其祸之所极。此倚贵离道少人自有之咎也。是故师未发轫，而兵可迭也。今大国之君不闻先圣之道而易事，群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正之碎智，反义而行之，逆德以将之，兵诎而辞穷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又奚足怪哉。」庞子曰：「何若滑正之智？」鹖冠子曰：「法度无以？意为摸，圣人按数循法尚有不全，是故人不百其法者，不能为天下主。今无数而自因，无法而自备，循无上圣之检而断于己明，人事虽备，将尚何以复百己之身乎。主知不明，以贵为道，以意为法，牵时诳世，逌下蔽上，使事两乖，养非长失，以静为扰，以安为危，百姓家困，人怨祸孰大焉。若此者，北走之日，后知命亡。」庞子曰：「以人事百法柰何？」鹖冠子曰：「苍颉作法，书从甲子，成史李官，苍颉不道，然非苍颉文墨不起，纵法之载于图者，其于以喻心达意扬道之所谓，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。故知百法者桀雄也，若隔无形，将然未有者知万人也。无万人之智者，智不能栖世学之上。」庞子曰：「得奉严教，受业有闲矣，退师谋言，弟子愈恐。」

鹖冠子卷中

度万第八

庞子问鹖冠子曰：「圣与神谋，道与人成，愿闻度神虑成之要柰何。」鹖冠子曰：「天者神也，地者形也，地湿而火生焉，天燥而水生焉。法猛刑颇则神湿，神湿则天不生水，音▫故声倒则形燥，形燥则地不生火。水火不生，则阴阳无以成气，度量无以成制，五胜无以成埶，万物无以成类。百业俱绝，万生皆困，济济混混，孰知其故。天人同文，地人同理，贤不肖殊能，故上圣不可乱也，下愚不可辩也。阴阳者气之正也，天地者形神之正也，圣人者德之正也，法令者四时之正也。故一义失此，万或乱彼，所失甚少，所败甚众。所谓天者，非是苍苍之气之谓天也，所谓地者，非是膊膊之土之谓地也。所谓天者，言其然物而无胜者也，所谓地者，言其均物而不可乱者也。音者其谋也，声者其事也。音者天之三光也，声者地之五官也。形神调，则生理修。夫生生而倍其本，则德专己知无道，上乱天文，下灭地理，中绝人和，治渐终始，故听而无闻，视而无见，白昼而闇。有义而失谥，失谥而惑，责人所无，必人所不及。相史于既而不尽其爱，相区于成而不索其实。虚名

相高，精白为黑，动静组转，神绝复逆，经气不类，形离正名，五气失端，四时不成。过生于上，罪死于下，有世将极，驱驰索祸，开门逃福，贤良为笑，愚者为国，天咎先见，菑害并杂，人孰兆生，孰知其极。见日月者不为明，闻雷霆者不为聪，事至而议者不能使变无生。故善度变者观本，本足则尽，不足则德必薄兵必老，其孰能以褊材为褒德博义者哉。其文巧武果而奸不止者，生于本不足也。故主有二政，臣有二制，臣弗用，主不能使，臣必死，主弗能止，是以圣王独见。故主官以授，长者在内，和者在外。夫长者之为官也，在内则正义，在外则固守，用法则平法人本无害，以端天地，令出一原。散无方化万物者令也，守一道制万物者法也。法也者，守内者也，令也者，出制者也。夫法不败是，令不伤理，故君子得而尊，小人得而谨，胥靡得以全。神备于心，道备于形，人以成则，士以为绳，列时第气，以授当名，故法错而阴阳调，凤凰者，鹑火之禽，阳之精也，骐麟者，元枵之兽，阴之精也，万民者，德之精也，德能致之，其精毕至。」庞子曰：「致之柰何？」鶡冠子曰：「天地阴阳，取稽于身，故布五正以司五明，十变九道，稽从身始。五音六律，稽从身出，五五二十五，以理天下，六六三十六，以为岁式。气由神生，道由神成。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，故其德上反太清，下及泰宁，中及万灵，膏露降，白丹发，醴泉出，朱草生，众祥具，故万口云，帝制神化，景星光润。文则寝天下之兵，武则天下之兵莫能当。远之近，显乎隐，大乎小，众乎少，莫不从微始，故得之所成，不可胜形，失之所败，不可胜名。从是往者，子弗能胜问吾亦弗胜言凡问之要，欲近知而远见，以一度万也。无欲之君不可与举，贤人不用，弗能使国利，此其要也。」庞子曰：「敢问五正。」鶡冠子曰：「有神化，有官治，有教治，有因治，有事治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其形。」鶡冠子曰：「神化者于未有，官治者道于本，教治者修诸己，因治者不变俗，事治者矫之于末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其事。」鶡冠子曰：「神化者，定天地，豫四时，拔阴阳，移寒暑，正流并生，万物无害，万类成全，名尸气皇。官治者，师阴阳，应将然，地宁天澄，众美归焉，名尸神明。教治者，置四时，事功顺道，名尸贤圣。因治者，招贤圣而道心术，敬事生和，名尸后王。事治者，招仁圣而道知焉，苟精牧神，分官成章，教苦利远，法制生焉，法者使去私就公，同知壹● 有同由者也，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，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。」

王鈇第九

庞子问鶡冠子曰：「泰上成鸠之道，一族用之万八千岁，有天下兵强，世不可夺，与天地存，久绝无伦，齐殊异之物，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。世莫不言树俗立化，彼独何道之行以至于此？」鶡冠子曰：「彼成鸠氏天，故莫能增其高尊其灵。」庞子曰：「何谓天，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灵？」鶡冠子曰：「天者诚其日德也，日诚出诚入，南北有极，故莫弗以为法则。天者信其月刑也，月信死信生，终则有始，故莫弗以为政。天者明星其稽也，列星不乱，各以序行，故小大莫弗以章。天者因时其则也，四时当名代而不干，故莫弗以为必然。天者一法其同也，前后左右，古今自如，故莫弗以为常。天诚信明因一，不为众父。易一故莫能与争先，易一非一故不可尊增，成鸠得一，故莫不仰制焉。庞子曰：「愿闻其制。」鶡冠子曰：「成鸠之制，与神明体正，神明者，下究而上际，克啬万物而不可猒者也，周泊遍照，反与天地总，故能为天下计，明于蚤识逢臼，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其稽。」鶡冠子曰：「置下不安，上不可以载，累其足也，其最高而不植局者，未之有也。辩于人情究物之理，称于天地，废置不殆，审于山川而运动举错有检，生物无害，为之父母，无所躏跞，仁于取予，备于教道，要于言语，信于约束，已诺不专，喜怒不增，其兵不武，树以为俗，其化出此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其人情物理所以啬万物与天地总与神明体正之道。」鶡冠子曰：「成鸠氏之道，未有离天曲日术者。天曲者明而易循也，日术者要而易行也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天曲日术。」鶡冠子曰：「其制邑理都使矔习者，五家为伍，伍为之长，十伍为里，里置有司，四里为扁，扁为之长，十扁为乡，乡置师，五乡为县，县有啬夫治焉，十县为郡，有大夫守焉，命曰官属。郡大夫退修其属县，啬夫退修其乡，乡师退修其扁，扁长退修其里，里有司退修其伍，伍长退修其家。事相斥正，居处相察，出入相司。父与父言义，子与子言孝。长者言善，少者言敬，旦夕相熏芗，以此慈孝之务。若有所移徙去就，家与家相受，人与人相付，亡人奸物，无所穿窜，此其人情物理

也。伍人有勿故不奉上令有余不足居处之状，而不辄以告里有司，谓之乱家，其罪伍长以同。里中有不敬长慈少，出等异众，不听父兄之教，有所受闻，不悉以告扁长，谓之乱里，其罪有司而贰其家。扁不以时循行教诲，受闻不悉以告乡师，谓之乱扁，其罪扁长而贰其家。乡不以时循行教诲，受闻不悉以告县啬夫，谓之乱乡，其罪乡师而贰其家。县啬夫不以时循行教诲，受闻不悉以告郡，善者不显，命曰蔽明，见恶而隐，命曰下比，谓之乱县，其诛啬夫无赦。郡大夫不以循行教诲，受闻虽实，有所遗脱，不悉以教柱国，谓之乱郡，其诛郡大夫无赦。柱国不政，使下情不上闻，上情不下究，谓之绒政，其诛柱国灭门残疾。令尹不宜时合地害百姓者，谓之乱天下，其轸令尹以？。此其所以啬物也。天用四时，地用五行，天子执一以居中央，调以五音，正以六律，纪以度数，宰以刑德。从本至末，第以甲乙。天始于元，地始于朔，四时始于历。故家里用提，扁长用旬，乡师用节，县啬夫用月，郡大夫用气分所至，柱国用六律。里五日报扁，扁十日报乡，乡十五日报县，县三十日报郡，郡四十五日报柱国，柱国六十日以闻天子，天子七十二日遗使，勉有功罚不如此所以与天地总。下情六十日一上闻，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，此天曲日术也。故不肖者不失其贱，而贤者不失其明，上享其福禄而百事理行，畔者不利，故莫能挠其强，是以能治满而不溢，绾大而不芒，天子中正，使者敢易言尊益区域，使利逭下蔽上，其刑斩笞无赦，诸吏教苦德薄，侵暴百姓，辄罢，毋使污官乱治，不奉令犯法，其罪加民，利而不取利，运而不取次，故四方从之，唯恐后至。是以运天而维张，地广而德章，天下安乐，设年予昌属各以一时典最上贤不如令尹，令尹以闻，壹再削职，三则不赦，治不踰官，使史李不误，公市为平，生者不喜，死者不怨，人得所欲，国无变故，着赏有功，德及三世，父伏其辜，不得创谥，事从一二，终古不勃。彼计为善于乡，不如为善于里，为善于里，不如为善于家。是以为善者可得举，为恶者可得诛。莫敢道一旦之善，皆以终身为期，素无失次，故化立而世无邪，化立俗成，少则同侪，长则同友，游敖同品，祭祀同福，死生同爱，祸灾同忧，居处同乐，行作同和，吊贺同杂，哭泣同哀。驩欣足以相助，● 谍足以相止，安平相驯，军旅相保，夜战则足以相信，昼战则足以相配，入以禁暴，出正无道，是以其兵能横行诛伐而莫之敢御。故其刑设而不用，不争而权重，车甲不陈而天下无敌矣。失道则贱敢逆贵，不义则小敢侵大。成鸠既见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本灭德之则，故为之不朽之国定位牢祭，使鬼神亶曰，增规不圆，益矩不方。夫以效末传之子孙，唯此可持，唯此可将，将者养吉，释者不祥，墠以全牺，正以斋明，四时享之，祀以家王，以为神享，礼灵之符，藏之宗庙，以玺正诸。故其后世之保教也全，耳目不营，用心不分，不见异物，而迁捐私去毒，钩于内哲，固于所守，更始逾新，上元为纪，其承嘉惠相高不改亶昭穆，具招士先结之，后入弗解，此知极之至也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。」鶡冠子曰：「成鸠所谓得王鈇之传者也。」庞子曰：「何谓王鈇？」鶡冠子曰：「王鈇者，非一世之器也。以死遂生，从中制外之教也。后世成至孙一灵羽理符日循，功弗敢败，奉业究制，执正守内，拙弗敢废，楼● 与旱，以新续故，四时执效，应锢不骏，后得入庙，惑爽不嗣谓之焚，祖命冒世，礼嗣弗引，奉常弗内，灵不食祀，家王不举祭，天将降咎，皇神不享，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。故主无异意，民心不徙，与天合则，万年一范，则近者亲其善，远者慕其德而无已。是以其教不猒，其用不弊。故能畴合四海以为一家，而夷貉万国皆以时朝服致绩，而莫敢效增免，闻者传译，来归其义，莫能易其俗移其教。故共威立而不犯，流远而不废，此素皇内帝之法。成鸠之所枋以超等世世不可夺者也，功日益月长，故能与天地存久，此所以与神明体正之术也，不待士史苍颉作书，故后世莫能云其咎。未闻不与道德究而能以为善者也。」庞子曰：「如是古今之道同邪？」鶡冠子曰：「古者亦我而使之久，众者亦我而使之众耳，何比异哉。彼类善则万世不忘，道恶则祸及其身，尚奚怪焉。」庞子曰：「以今之事观古之道，舟车相通，衣服同采，言语相知，画地守之，不能相犯，殊君异长，不能相使，逆言过耳，兵甲相李，百父母子旦未易领，方若所言未有离中国之正也。邱第之业，域不出着，居不连垝，而曰成鸠氏，周阖四海为一家，夷貉万国莫不来朝，其果情乎？」鶡冠子曰：「虎狼杀人，乌苍从上，蟆蛾从下聚之。六者异类，然同时俱至者何也，所欲同也。由是观之，有人之名，则同人之情耳何，故不可乎。天度数之而行，在一不少，在万不众，同如林木，积如仓粟，斗石以陈，升委无失也。列地分民，亦尚一也耳，百父母子，何能增减，殊君异长，

又何出入，若能正一，万国同极，德至四海，又奚足阖也。」庞子曰：「果必信然，阴阳消散，三百六十日，各反其故，天地局局，奚足以疑。圣人高大，内揣深浅远近之理，使鬼神一失，不复息矣，与天地相蔽，至今尚在，以钲面达行。宜乎哉，成鸠之万八千岁也，得此道者何辩谁氏，所用之国而天下利耳。

泰鸿第十

泰一者，执大同之制，调泰鸿之气，正神明之位者也。故九皇受傅，以索其然之所生，傅谓之得天之解，傅谓之得天地之所始，傅谓之道，得道之常，傅谓之圣人，圣人之道与神明相得，故曰道德，? 始穷初，得齐之所出，九皇殊制，而政莫不效焉，故曰泰一。泰皇问泰一曰：「天地人事三者孰急？」泰一曰：「爱精养神内端者，所以希天，天也者，神明之所根也，醇化四时，陶埏无形，刻镂未萌，离文将然者也，地者，承天之演备载以宁者也。吾将告汝神明之极，天地人事三者复一也，立置臣义，所谓四则，散以八风，揆以六合，事以四时，写以八极，照以三光，牧以刑德，调以五音，正以六律，分以度数，表以五色，改以二气，致以南北，齐以晦望，受以明历，日信出信入，南北有极，度之稽也，月信死信生，进退有常，数之稽也，列星不乱其行，代而不干，位之稽也，天明三以定一，则万物莫不至矣。三时生长，一时煞刑，四时而定天地尽矣。夫物之始也倾倾，至其有也录录，至其成形端端王王，勿损勿益，幼少随足，以从师俗，毋易天生，毋散天朴，自若则清，动之则浊。神圣践承翼之位，以与神皇合德，按图正端，以至无极，两治四致，闲以止息，归时离气，以成万业，一来一往，视衡• 仰，五官六府，分之有道，无钩无绳，浑沌不分，大象不成，事无经法，精神相薄，乃伤百族，偷气相时，后功可立，先定其利，待物自至，素次以法，物至辄合。法者，天地之正器也，用法不正，元德不成，上圣者，与天地接，结六连而不解者也。是故有道南面执政以卫神明，左右前后静侍中央，开原流洋，精微往来，倾倾绳绳，内持以维，外纽以纲，行以理埶，纪以终始，同一殊职，立为明官，五范四时，各以类相从，昧元生色，音声相衡。东方者，万物立止焉，故调以征，南方者，万物华羽焉，故调以羽，西方者，万物成章焉，故调以商，北方者，万物录臧焉，故调以角，中央者，太一之位，百神仰制焉，故调以宫，道以为先。举载神明，华天上扬。本出黄锺所始为东方，万物唯隆，以木华物，天下尽木也，使居东方主春，以火照物，天下尽火也，使居南方主夏，以金割物天下尽金也，使居西方主秋，以水沉物，天下尽水也，使居北方主冬，上为大都，天下尽土也，使居中央守地，天下尽人也。以天子为正，调其气，和其味，听其声，正其形，迭往观今，故业可循也。首尾易面，地理离经，夺爱令乱，上灭天文，理不可知，神明失从。文理者，相明者也，色味者，相度者也，藻华者，相成者也。众者我而众之，故可以一范请也。顺爱之政，殊类相通，逆爱之政，同类相亡。故圣人立天为父，建地为母，范者非务使云必同知一期以使一人也。汜错之天地之闲而人人被其和。和也者，无形而有味者也。同和者仁也，相容者义也，仁义者，所乐同名也，能同所乐，无形内政，故圣知神方调于无形，而物莫不从天受藻华，以为神明之根者也，地受时以为万物原者也。神圣详理，恶离制命之柄，敛散华精，以慰地责天者也，调味章色，正声以定，天地人事三者毕此矣。」

泰录第十一

入论泰鸿之内，出观神明之外，定制泰一之衷，以为物稽，天有九鸿，地有九州岛，泰一之道，九皇之傅，请成于泰始之末，见不详事于名理之外。范无形，尝无味，以要名理之所会。范者味之正也，味者气之父母也，精微者天地之始也。不见形脔，而天下归美焉。名尸神明者，大道是也。夫错行合意，扶义本仁，积顺之所成，先圣之所生也，行其道者有其名，为其事者有其功。故天地成于元气，万物乘于天地，神圣乘于道德，以究其理。若上圣皇天者，先圣之所倚威立有命也，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，招高者高，招庳者庳，故成形而不变者度也，未离己而在彼者狎沤也，陈体立节，万世不易，天地之位也。分物纪名，文圣明别，神圣之齐也，法天居地，去方错圆，神圣之鉴也，象说名物，成功遂事，隐彰不相离，神圣之教也。故流分而神生，动登而明生，明见而形成，

形成而功存。故文者所以分物也，理者所以纪名也，天地者同事而异域者也。无规圆者天之文也，无矩方者地之理也，天循文以动，地循理以作者也。二端者神之法也。神圣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。后天地生，然知天地之始，先天地亡，然知天地之终。道包之，故能知度之，尊重焉，故能改动，之敏明焉，故能制断之。精神者物之贵大者也，内圣者精神之原也，莫贵焉，故靡不仰制焉。制者所以卫精擢神致气也，幽则不泄，简则不烦，不烦则精明达，故能役贤能使神明，百化随而变，终始从而豫。神明者积精微全粹之所成也。圣道神方，要之极也，帝制神化，治之期也。故师为君而学为臣，上贤为天子，次贤为三公，高为诸侯，易姓而王，不以祖籍为君者，欲同一善之安也。彼天地动作于胸中，然后事成于外，万物出入焉，然后生物无害，闿阖四时，引移阴阳，怨没澄物，天下以为自然，此神圣之所以绝众也。圣原神文有验而不可见者也。故过人可见，绝人未远也，神明所以类合者也。故神明锢结其纮，类类生成，用一不穷，影则随形，响则应声。故形声者天地之师也。四时之功，阴阳不能独为也。圣王者不失本末，故神明终始焉。卒令八风三光之变，经气不常之故，孰不诏请都理焉。故神灵威明上变光，疾徐缓急中动气，煞伤毁祸下在地，故天地阴阳之受命，取象于神明之效，既已见矣。天者气之所总出也，地者理之必然也。故圣人者，出之于天，收之于地，在天地若阴阳者，杜燥湿以法义，与时迁焉。二者圣人存则治，亡则乱者，天失其文，地失其理也。以是知先灵王百神者，上德执大道。凡此者，物之长也。及至乎祖籍之世代继之，君身虽不贤，然南面称寡，犹不果亡者，其能受教乎。有道之士者也不然，而能守宗庙存国家者，未之有也。

鹖冠子卷下

世兵第十二

道有度数，故神明可交也，物有相胜，故水火可用也，东西南北，故形名可信也。五帝在前，三王在后，上德已衰矣，兵知俱起。黄帝百战，蚩尤七十二，尧伐有唐，禹服有苗，天不变其常，地不易其则，阴阳不乱其气，生死不俛其位，三光不改其用，神明不徙其法。得失不两张，成败不两立。所谓贤不肖者古今一也。君子不惰，真人不怠，无见久贫贱，则据简之，伊尹酒保，太公屠牛，管子作革，百里奚官奴。海内荒乱，立为世师，莫不天地，善谋日月，不息乃成，四时精习象神，孰谓能之，素成其用，先知其故。汤能以七十里放桀，武王以百里伐纣，知一不烦，千方万曲，所杂齐同，胜道不一，知者计全，明将不倍时而弃利，勇士不怯死而灭名，欲喻至德之美者，其虑不与俗同，欲验九天之高者，行不径请，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，寒心孤立悬命，将军野战，则国弊民罢，城守则食人灼骸，计失，其国削主困，为天下笑，持国计者可以无详乎？固有过计有尝试。是以曹沫为鲁将，与齐三战而亡地千里，使曹子计不顾后，刎颈而死，则不免为败军擒将。曹子以为败军擒将非勇也。国削名灭非智也，身死君危非忠也。夫死人之事者，不能续人之寿，故退与鲁君计，桓公合诸侯，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墠位之上，颜色不变，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，一旦而反，天下震动，四邻惊骇，名传后世。扶杖于小愧者，大功不成。故曹子去忿悁之心，立终身之功，弃细忿之愧，立累世之名。故曹子为知时，鲁君为知人。剧辛为燕将，与赵战，军败，剧辛自刭，燕以失五城，自贼以为祸门，身死以危其君，名实俱灭，是谓失此不还人之计也，非过材之莿也。夫得道者务无大失，凡人者务有小善，小善积恶欲多恶则不积德，不积则多难，多难则浊，浊则无知，多欲则不博，不博则多忧，多忧则浊，浊则无知，欲恶者，知之所昏也。夫强不能者僇之其言辱，是剧辛能绝而燕王不知人也。昔善战者举兵相从，陈以五行，战以五音，指天之极，与神同方，类类生成，用一不穷，明者为法，微道是行，齐过进退，参之天地，出实触虚，禽将破军，发如镞矢，动如雷霆，暴疾捣虚，殷若坏墙，执急节短，用不缦缦，避我所死，就吾所生，趋吾所时，援吾所胜。故士不折北，兵不困穷。得此道者驱用市人，乘流以逝，与道翱翔，翱翔授取，锢据坚守，呼吸镇移，与时更为一先一后，音律相奏，一右一左，道无不可，受数于天，定位于地，成名于人。彼时之至，安可复还，安可控抟。天地不倚，错以待能，度数相使，阴阳相攻，死生相

摄，气威相灭，虚实相因。得失浮县，兵以势胜，时不常使，蚤晚绌羸，反相殖生，变化无穷，何可胜言。水激则旱，矢激则远，精神回薄，振荡相转，迟速有命，必中三五，合散消息，孰识其时。至人遗物，独与道俱，纵驱委命，与时往来，盛衰死生，孰识其期，俨然至湛，孰知其尤。祸乎福之所倚，福乎祸之所伏，祸与福如纠缠。浑沌错纷，其状若一，交解形状，孰知其则。芴芒无貌，唯圣人而后决其意。斡流迁徙，固无休息，终则有始，孰知其极。一目之罗，不可以得雀，笼中之鸟，空窥不出，众人唯唯，安定祸福，忧喜聚门，吉凶同域，失反为得，成反为败。吴大兵强，夫差以困，越栖会稽，勾践霸世。达人大观，乃见其可，椭枋一术，奚足以游。往古来今，事孰无邮。舜有不孝，尧有不慈，文王桎梏，管仲拘囚，坱轧● 垠，孰● 得之，至得无私，泛泛乎若不系之舟。能者以济，不能者以覆。天不可与谋，地不可与虑。圣人捐物，从理与舍，众人域域，迫于嗜欲，小知立趋，好恶自惧，夸者死权，自贵矜容，列士徇名，贪夫徇财，至博不给，知时何羞，不肖系俗，贤争于时，细故袃蒯，奚足以疑，事成欲得，又奚足夸，千言万说，卒赏谓何。勾践不官，二国不定，文王不幽，武王不正，管仲不羞，辱名不与大贤功不得与三王钲面备矣。

备知第十三

天高而可知，地大而可宰，万物安之，人情安取。伯夷叔齐能无盗，而不能使人不意已。申徒狄以为世溷浊不可居，故负石自投于河，不知水中之乱有逾甚者。德之盛，山无径迹，泽无桥梁，不相往来，舟车不通，何者？其民犹赤子也。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，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，是以鸟鹊之巢可俯而窥也，麋鹿群居可从而系也。至世之衰，父子相图，兄弟相疑，何者？其化薄而出于相以有为也。故为者败之，治者乱之，败则傰，乱则阿，阿则理废，傰则义不立。尧传舜以天下，故好义者以为尧智，其好利者以为尧愚。汤武放弑利其子，好义者以为无道，而好利之人以为贤为。彼世不传贤，故有放君，君好傰阿，故有弑主。夫放弑之所加，亡国之所在，吾未见便乐而安处之者也。夫处危以妄安，循哀以损乐。是故国有无服之丧，无军之兵，可以先见也。是故箕子逃而搏仇牧，商容拘而蹇叔哭。昔之登高者，下人代之？，手足為之汗出，而上人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，止之者僇。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。今世之处侧者皆乱臣也，其智足以使主不达，其言足以滑政，其朋党足以相宁于利害。昔汤用伊尹，周用太公，秦用百里，楚用申麃，齐用管子。此数大夫之所以高世者，皆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。是观之非其智能难与也，乃其时命者不可及也。唯无如是，时有所至而求，时有所至而辞，命有所至而阖，命有所至而辟。贤不必得时也，不肖不必失命也，是故贤者守时而不肖者守命。今世非无舜之行也，不知尧之故也，非无汤武之事也，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。费仲恶来得辛纣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，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。费仲恶来者，可谓知心矣，而不知事。比干子胥者，可谓知事矣，而不知心。圣人者必两备而后能究一世。

兵政第十四

庞子问鹖冠子曰：「用兵之法，天之，地之，人之，赏以劝战，罚以必众，五者已图，然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，其故何也？」鹖冠子曰：「物有生，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，子独不见夫闭关乎？立而倚之，则妇人揭之，仆而措之，则不择性而能举其中。若操其端，则虽选士不能绝地，关尚一身而轻重异之者，埶使之然也。夫以关言之，则物有而埶在矣。九夷用之而胜不必者，其不达物生者也。若达物生者，五尚一也耳。」庞子曰：「以五为一柰何？」鹖冠子曰：「天不能以早为晚，地不能以高为下，人不能以男为女，赏不能劝不胜任，罚不能必不可。」庞子曰：「取功柰何？」鹖冠子曰：「天不能使人，人不能使天，因物之然，而穷达存焉，之二也，在权在埶。在权，故生财有过富，在埶，故用兵有过胜。财之生也，力之于地，顺之于天，兵之胜也，顺之于道，合之于人。其弗知者，以逆为顺，以患为利。以逆为顺，故其财贫，以患为利，故其兵禽。昔之知时者，与道证，弗知者危神明，道之所亡，神明之败，何物可以留其创？故曰道乎道乎，与神明相保乎。」庞子曰：「何如而相保？」鹖冠子曰：「贤生圣，圣生道，道生法，法生神，神生明。神明者正之末也，末受之本，是故相保。」

学问第十五

庞子问鹖冠子曰：「圣人学问服师也，亦有终始乎，抑其拾诵记辞阖棺而止乎？」鹖冠子曰：「始于初问，终于九道。若不闻九道之解，拾诵记辞，阖棺而止，以何定乎？」庞子曰：「何谓九道？」鹖冠子曰：「一曰道德，二曰阴阳，三曰法令，四曰天官，五曰神征，六曰伎艺，七曰人情，八曰械器，九曰处兵。」庞子曰：「愿闻九道之事。」鹖冠子曰：「道德者操行所以为素也，阴阳者分数所以观气变也，法令者主道治乱国之命也，天官者表仪祥兆下之应也，神征者风采光景所以序怪也。伎艺者如胜同任所以出无独异也。人情者小大愚知贤不肖雄俊豪英相万也，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国备也，处兵者威柄所持立不败之地也。九道形心谓之有灵，后能见变而命之，因其所为而定之。若心无形灵辞，虽搏捆不知所之，彼心为主，则内将使外，内无巧验，近则不及，远则不至。」庞子曰：「礼乐仁义忠信，愿闻其合之于数。」鹖冠子曰：「所谓礼者不犯者也，所谓乐者无菑者也，所谓仁者同好者也，所谓义者同恶者也，所谓忠者久愈亲者也，所谓信者无二响者也。圣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顺之经。夫离道非数，不可以绪端，不要元法，不可以剑心体，表术里原，虽浅不穷，中虚外博，虽博必虚。」庞子再拜曰：「有问戒哉，虽毋如是冥材乃健，弗学孰能。此天下至道，而世主废之何哉？」鹖冠子曰：「不提生于弗器，贱生于无所用，中河失船，一壶千金，贵贱无常，时使物然，常知善善，昭缪不易，一揆至今。不知善善，故有身死国亡绝祀灭宗，细人犹然，不能保寿，义则自况。

世贤第十六

卓襄王问庞暖曰：「夫君人者亦有为其国乎？」庞暖曰：「王独不闻俞跗之为医乎？已成必治，鬼神避之，楚王临朝为随兵故，若尧之任人也，不用亲戚，而必使能其治病也，不任所爱，必使旧医，楚王闻传暮● 在身，必待俞跗。」卓襄王曰：「善。」庞暖曰：「王其忘乎？昔伊尹医殷，太公医周武王，百里医秦，申麃医郢，原季医晋，范蠡医越，管仲医齐，而五国霸。其善一也，然道不同数。」卓襄王曰：「愿闻其数。」暖曰：「王独不闻魏文王之问扁鹊耶？曰：『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？』扁鹊曰：『长兄最善，中兄次之，扁鹊最为下。』魏文侯曰：『可得闻邪？』扁鹊曰：『长兄于病视神，未有形而除之，故名不出于家。中兄治病，其在毫毛，故名不出于闾。若扁鹊者，镵血脉，投毒药，副肌肤，闲而名出闻于诸侯。』魏文侯曰：『善。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，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！』凡此者不病病，治之无名，使之无形，至功之成，其下谓之自然。故良医化之，拙医败之，虽幸不死，创伸股维。」卓襄王曰：「善，寡人虽不能无创，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？」

天权第十七

挈天地而能游者谓之还名，而不还于名之人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，独化终始，随能序致，独立宇宙无封，谓之皇天地，浮悬天地之明，委命相鬲谓之时，通而鬲谓之道，连万物领天地，合膊同根，命曰宇宙，知宇故无不容也，知宙故无不足也，知德故无不安也，知道故无不听也，知物故无不然也，知一而不知道，故未能里也。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则必惑，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则必弗得。故人者莫不蔽于其所不见，鬲于其所不闻，塞于其所不开，诎于其所不能，制于其所不胜，世俗之众笼乎此五也而不通此，未见而有形，故曰：有无军之兵，有无服之丧。人之轻死生之故也，人之轻安危之故也。夫蚊虻坠乎千仞之溪，乃始翱翔而成其容，牛马坠焉，碎而无形。由是观之，则大者不便，重者创深，兵者涉死而取生，陵危而取安，是故言而然道而当。故一蚋● 肤，不寐至旦，半糠入目，四方弗治。所謂蔽者，豈必障於帷? 隱於帷薄哉！周平弗见之谓蔽。故病视而目弗见，疾听而耳弗闻，蒙故知能与其所闻见俱尽，鬲故奠务行事与其任力俱终，塞故四发上统而不续而消亡。夫道者必有应而后至，事者必有德而后成。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，而后曰我能成之，成无为，得无来，详察其道何由然哉。迷往以观，今是以知其未能。彼立表而望者不惑，按法而割者不疑，固言有以希之也。夫望而无表割无法，其惑之属耶？所谓惑者，非无日月之明四时之序星辰之行也，因乎反兹而之惑也，惑故疾视愈乱，悖而易方，兵有符而道有验，备必豫具，虑必蚤定，

下因地利，制以五行，左木右金前火后水中土，营军陈，士不失其宜，五度既正，无事不举，招摇在上，缮者作下，取法于天，四时求象，春用苍龙，夏用赤鸟，秋用白虎，冬用元武。天地已得，何物不可宰。理之所居，谓之地，神之所形，谓之天。知天故能一举而四致并起，而独成鸟乘随随● 蜚垂● 。故昔善讨者非以求利，将以明数，昔善战者非以求胜，将以明胜。独不见夫隐者乎？设使知之，其知之者屈，已知之矣，若其弗知者，虽师而说，尚不晓也。悲乎！夫蔽象鬲塞之人未败而崩，未死而禽。设兵取国，武之美也，不动取国文之华也。士益武人不益文，一者寡爱，不可胜论。耳者可以听调声而不能为调声，目者可以视异形而不能为异形，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为神明。故先王之服师术者呼往发蒙，释约解刺，达昏开明，而且知焉，故能说适计险，历越踰俗，轶伦越等，知略之见，遗跂众人，求绝绍远，难之在前者能当之，难之在后者能章之，要领天下而无疏，远乎敌国之制，战胜攻取之道，应物而不穷，以一宰万而不总，类类生之，耀名之所在，究贤能之变，极萧楯之元，谓之无方之传，着乎无封之宇。制事内不能究其形者，用兵外不能充其功。彼兵者，有天有人有地，兵极人，人极地，地极天，天有胜，地有维，人有成。故善用兵者慎以天胜，以地维，以人成。王者明白，何设不可图。所谓天者，非以无验有胜，非以日势之长而万物之所受服者邪。彼天生物而不物者，其原阴阳也，四时生长收藏而不失序者，其权音也，音在乎不可传者，其功英也。故所肄學兵必先天權，陳以五行，戰以五音，左倍宮角，右挾商羽，徵君為隨，以? 無素之眾，陸溺溺人。故能往来窦决，独金而不连，绝道之纪，乱天之文，干音之谓违物之情，天之不纲，其咎燥凶。欲无乱逆，谨司天英，天英各失，三军无实。夫不英而实，孰有其物？常圣博古今复一日者，天地之所待而阖耳。故天权神曲，五音术兵。逸言曰：章以祸福，若合符节。凡事者，生于虑，成于务，失于惊。

能天第十八

原圣心之作，情隐微而后起，散无方而求监焉，轶元眇而后无，杭澄幽而思谨焉，截六际而不绞，观乎孰莫，听乎无罔，极乎无系，论乎窈冥，湛不乱纷，故能绝尘埃而立乎太清，往无与俱，来无与偕，希备寡属，孤而不伴，所以无疵，保然独至，传未有之将然，领无首之即次，度十五而用事，量往来而废兴，因动静而结生，能天地而举措自然形也，不可改也，奇耦数也，不可增减也，成败兆也，非而长也。故其得道以立者，地能立之，其得道以仆者，地弗能立也，其得道以安者，地能安之，其得道以危者，地弗能安也，其得道以生者，天能生之，其得道以死者，天弗能生也，其得道以存者，天能存之，其得道以亡者，天弗能存也。彼安危執也，存亡理也，何可责于天道，鬼神奚与？一者德之贤也，圣者贤之爱也，道者圣之所吏也，至之所得也。以至图弗能载，名弗能举，口不可以致其意，貌不可以立其状，若道之象门户是也。贤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异也。道者开物者也，非齐物者也。故圣，道也，道非圣也。道者，通物者也，圣者，序物者也。是以有先王之道，而无道之先王。故圣人者，后天地而生，而知天地之始，先天地而亡，而知天地之终。力不若天地，而知天地之任，气不若阴阳，而能为之经，不若万物多，而能为之正，不若众美丽，而能举善指过焉，不若道德富，而能为之崇，不若神明照，而能为之主，不若鬼神潜，而能着其灵，不若金石固，而能烧其劲，不若方圆治，而能陈其形。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迁者，四时太山是也，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，苓峦堙溪橐木降风是也，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，日月星辰是也，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，苓叶遇霜朝露遭日是也。故圣人者，取之于執，而弗索于察。執者其专而在己者也，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。物乎物芬芬份份，孰不从一出？至一易，故定审于人，观变于物。口者所以抒心诚意也，或不能俞受究晓，扬其所谓，或过其实，故行异者相非，道异者相戾。诐辞者革物者也，圣人知其所离，淫辞者因物者也，圣人知其所合，诈辞者沮物者也，圣人知其所饰，遁辞者请物者也，圣人知其所极，正辞者惠物者也，圣人知其所立。立者能效其所可知也，莫能道其所不及。明谕外内，后能定人。一在而不可见，道在而不可专。切譬于渊，其深不测，凌凌乎泳澹波而不竭。彼虽至人，能以练其精神，修其耳目，整饰其身，若合符节，小大曲制，无所遗失，远近邪直，无所不及。是以德万人者谓之俊德，千人者谓之豪德，百人者谓之英。故圣者，言之凡也。

武灵王第十九

武灵王问庞焕曰：「寡人闻飞语流传曰：百战而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，不战而胜，善之善者也。愿闻其解。」庞焕曰：「工者贵无与争，故大上用计谋，其次因人事，其下战克。用计谋者，荧惑敌国之主，使变更淫俗，哆恭憍恣，而无圣人之数，爱人而与，无功而爵，未劳而赏，喜则释罪，怒则妄杀，法民而自慎，少人而自至，繁无用，嗜龟占，高义下合意内之人。所谓因人事者，结币帛用货财闭近人之复其口，使其所谓是者尽非也，所谓非者尽是也，离君之际用忠臣之路。所谓战克者，其国已素破，兵从而攻之，因句践用此而吴国亡，楚用此而陈蔡举，三家用此而智氏亡，韩用此而东分。今世之言兵也，皆强大者必胜，小弱者必灭，是则小国之君无霸王者，而万乘之主无破亡也。昔夏广而汤狭，殷大而周小，越弱而吴强，此所谓不战而胜，善之善者也，此阴经之法，夜行之道，天武之类也。今或僵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，而胜未决也，以为功，计之每已不若。是故圣人昭然独思，忻然独喜。若夫耳闻金鼓之声而希功，目见旌旗之色而希陈，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战，出进合斗而希胜，是襄主之所破亡也。」武灵慨然叹曰：「存亡在身。微乎哉，福之所生！寡人闻此，日月有以自观。」昔克德者不诡命，得要者其言不众。鹖冠子卷下